

万里营救

■洪建国

在今年2月初各种物资陆续运抵南苏丹瓦乌。2月12日,海运的9个集装箱又到了。一大早,梁晓明感觉身体不舒服,有点发烧,简单吃了退烧药,就带领大家奔向装载集装箱的卡车。

梁晓明身先士卒,与官兵们一起手抬肩扛,将近百吨板材、钢筋、水泥以及食品和水等物资搬到营区。那天,梁晓明深感体力不支、眼前发黑,“遭遇战”的序幕也就拉开了……

二

2月15日,农历除夕那天,梁晓明突然高烧39摄氏度。一检查,在场的人吓了一跳,他的肝功能严重异常,由于病情危急,梁晓明被立即送往中国二级医院住院部。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梁晓明已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化验结果更是让人捏了一把汗,胆红素急剧上升,出现了肝衰竭症状,其他指标也很不理想。此时的梁晓明生命垂危,死亡正向他步步紧逼。病情危重,这一情况被报至国内。很快,一条保障命令如离弦之箭,发至北京的解放军第302医院。该院迅速组织专家给梁晓明实施远程医疗会诊。

大年初一18时30分,302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二科副主任徐哲正在和家人团聚。突然,电话铃响了。“请来远程会诊中心!快点!”处置过多次疫情、完成过多次远程会诊的徐哲,断定“这人病得不轻”。他顾不上吃饭,披了件衣服,便跑向远程会诊中心,刚一落座,大屏幕就切换到1.3万公里之外的南苏丹瓦乌中国第二医院。

高清画面实时传来,在南苏丹的中国二级医院医疗助理李子龙和住院部主任徐冬在网上详细介绍病情,这边北京的302医院专家在网下认真讨论病情,双方虽远隔重洋,却又近在咫尺,不到半小时,就形成了初步治疗方案。

第二天,远程会诊继续进行。然而,梁晓明的病情更加糟糕,他的转氨酶指标超过正常值100多倍,胆红素指标超出正常值10倍多……听完检查结果,徐哲脑袋“嗡”地一声,“病情发展得太快了!”摆在梁晓明面前有两条路,或在就近其他医疗条件好的国家地区进行暂时过渡治疗,或立即报告上级部门做好回国乘机风险评估,建立安全转运途径后送回国内治疗。

时间就是生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保障部队、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等单位迅速反应,积极协调安排梁晓明回国治疗事宜。维和医疗分队兵分两路,一边协助办理签证和机票,一边抽调医务人员准备应急药品。

2月19日,梁晓明在医疗队医生文

峰、护士彭朝君的护送下,乘坐飞机驶离非洲,飞向祖国。一路上,医护人员没有合眼,他们生怕昏睡中的梁晓明一下子“睡过去”。每隔半小时,他们就去看他一次。海天交替,时空轮转,海内外多少战友在默默为梁晓明祝福:挺住!一定要挺住!

三

生命相托,使命所系,302医院正在迎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机场的接收患者准备会上,302医院的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和专家、医生、护士争相发言,“救护车怎样才能离停机坪更近?”“患者下飞机昏迷怎么办?”“回来路上堵车怎么办?”“住院后病情继续恶化怎么办?”……各种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冒出来。

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蓝盔勇士”的生命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姬军生院长、叶宏志政委当即下达指示:要不惜代价,不遗余力,不能放弃,全力救治!于是,大家各司其职,分头行动,协调机场和交管部门,备好急救药品和衣服,研究治疗方案和应急方案,收拾病房、配备得力医护人员。

就在这时,护理部张昕主任却为一件事犯起了愁,因为准备接收患者的科室护士长张丽娜不在。此时她正在非洲塞拉利昂探望执行援助任务的爱人贾红军,人家好不容易团聚一回,怎么好意思把人家召回呢?但是护理梁晓明又是一件大事,思忖再三,张昕还是给张丽娜打了电话。

“有一名维和战友生病了,准备去我们科救治,患者现正在从非洲后送回国。我是科室护士长,这个时候我……”张丽娜欲言又止。贾红军一听便明白了,他马上劝她赶紧回去。他说:“我也是一名在外执行任务的军人,换位思考,如果是我病了,病床上躺的是我,你会怎么做?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让在外执行任务的人感到,国家、军队就是大家最坚强的支撑和保障。”丈夫的一席话,让张丽娜安心了,第一时间回国投入到护理工作中。

2月20日17时30分,当梁晓明乘坐的飞机平稳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一名机场工作人员匆匆上了飞机跟乘务员说道:“有三名中国人需要提前接走,其中一人叫梁晓明。”半昏迷中的梁晓明一听,知道这是真的回到祖国了。十几分钟后,早已在机场等候的302医院医务人员,迅速将梁晓明抬上救护车。

“快!快!快!”载有梁晓明的救护车响着笛声,风驰电掣驶向302医院。19时20分,通过快速绿色通道,梁晓明被安全转运到肝衰竭诊疗与研究

心HDU病房。

四

对于胡瑾华主任来说,梁晓明能住在她所在的科室,这既是组织的信任,更是严峻考验。这个时候,只能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战斗!当天晚上,梁晓明的最新化验结果显示胆红素还在进一步上升。这让胡主任想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肝衰竭一旦发生,就好比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已被推倒,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人体系统中,一个很微妙的变化都有可能致不可逆转的后果,甚至致人死亡。留给医护人员救治时间越来越少。

“急!急!急!”病因不明,何谈对症下药?!当晚,姬军生院长、叶宏志政委就召集院内专家进行了大会诊,在讨论治疗方案时,大家做了最坏的打算,必要时可以给梁晓明做人工肝,甚至进行肝移植手术。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要付出100%的努力!而在临床检验医学中心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加紧对16种病原体进行缜密排查。第二天上午11时,14种病原体被排除嫌疑,两个“凶手”被成功锁定,一个是甲肝病毒,一个是EB病毒。很快,专家将其确诊为亚急性肝衰竭,并且研究出治疗方案,同时积极预防并发症,进行心理疏导等配合治疗。

令人欣慰的是,第三天,梁晓明的病情有了些许好转,这也让胡主任看到了希望。然而,第四天上午,梁晓明的病情出现了波动,恶心、呕吐症状再次来袭,黄疸指标跳跃式上升,凝血酶原活动度也停滞不前了,一切又似乎回到“原点”,甚至可能更糟。治疗方向不对路?用药剂量不适宜?这不禁让胡主任纳闷。推断过后,胡主任找到问题症结。原来,梁晓明在身体精神稍有恢复后,开始对今后可能无法继续执行任务感到焦虑。此时虽身躺病榻,但心生波澜,导致情绪低落、彻夜失眠,加重病情。

心结宜心解。科室医护人员及时让患者及家属配合,暂时切断梁晓明与非洲、甚至是外界的联系,严格探视管理,专心养病。进行特护的两名护士每天进行心理疏导和监督,让患者的情绪得到安抚。“感人心者,莫乎于情”。一有空,胡主任、张护士长就来到梁晓明床旁,拉起了家常和工作。胡主任微笑着说:“我们都是军人,你的心情我们很理解。但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把病治好了,养好了身体,才能重返工作岗位。”张丽娜接过话茬:“劳逸结合这句话没错,正因为梁队长在非洲太拼了,所以命运安排让你先休息一段时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情此景,不像是医患的对话,更像是朋友的交心。

五

整整31天,近800个小时,302医院全体医务人员不抛弃、不放弃,终于将行走在生死边缘的梁晓明硬生生拉了回来。

3月23日,是梁晓明康复出院的日子。他眼含热泪,激动万分,感慨地说:“一名普通维和军人生病后,竟能够得到祖国和军队如此厚爱。我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更有尊严。这正应了那句话,国家有力量,军队有担当,官兵有希望……”

一直延续至今。一支被敌军四处围剿的军队还能如此体恤民众,多少年过去,人民依然在怀念。

铜鼓岭有个厚坑村,当地群众说,那时战场上喊声震天,红军愈战愈勇,在处于不利地形又遭轻重机枪扫射的情况下,硬是把敌人打得缩回了原阵地。如果说城口争夺战以智取胜,那么铜鼓岭阻击战则以勇取胜。红军撤离战场时,为了掩护战友,找到了当地老乡,托付给他们,即使这样的情况下,红军也不忘付上大药费。老乡们百感交集,他们就是没钱也会掩埋这些勇士的。

我来到铜鼓岭下,仰望高高的烈士纪念碑,一股英雄气概油然而生。



扬帆(油画) 孙尚东 孙会忠作

长征

第4195期

随 笔

思想,无与伦比的力量

中华民族是个古老而神奇的民族,她以先祖圣贤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而璀璨的文化瑰宝。在这座浩瀚如烟、奥妙精深的宝库中,最让我情之所牵的,是一个个凝聚着中华血脉基因、彰扬华夏悠久文明的中国方块汉字。

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中华民族以她异乎寻常的自成体系的一个个方块字,培育了五千年古老的文化,维系了一个大国文明的存在与尊严。如果不是因为传承至今、璀璨如新的汉字,我们何以饱览这些源远流长的厚重历史?又何以品读《三玄》《四书》《五经》这些浩如烟海的文化圣典?还怎能欣赏到篆隶楷行草、王赵柳颜欧这么美轮美奂的书法瑰宝?

汉字,经过历史的浸染和赓续,蕴含着逝去的时间,沉淀着岁月的沧桑,闪耀着时代的光彩。每个字都具有独特的奥妙和蕴意,每个词也有着不同的趣味和意境,每个成语都承载着一段风云卷舒的传奇故事。当岁月流转与时光轮回都无迹可寻时,蓦然回首,念情悠悠的仍是舒展在流年笔墨之中的汉字。

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我与美妙而富有魅力的汉字,一直行走在梦想的路上,常常被游走于笔端、跳跃于腕下的一个个寄寓东方神韵的汉字所陶醉,贴心知己般相偎相依,沉醉不知睡去,须臾都不曾远离。在文字里笑,在文字里哭,夜来几多疲倦和困意,唯有不忘的是文字。哪怕读上几页,写上几行,心方可安。一字一句地垒着,一段一段地敲着,内心激情如火,文字喷薄而出,思想恣意流淌,自我欣慰喜悦。

这是一些多么睿智可亲、隽永清秀的方块字啊。横平竖直间,规矩方圆中,点线轮廓里,尽显各自的神奇与魅力,既蕴含着人生的境界与情怀,也传递着民族的精神与光芒。可谓“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

它们犹如一群活泼欢跃的孩童,落笔于纸上就会玩笑嬉戏,吟诵于口中则曼妙珠玑;它们好比深藏在老窖里的一坛陈酒,即便是蒙了岁月的灰尘,依旧香飘流溢;它们好似一束束绚烂绽放的彩虹,总是把我带入神奇梦幻般的世界畅游;它们还像一组缤纷斑斓的积木,堆砌出我心中最美的天堂,时而给我插上—双奇思妙想的翅膀,时而为我的情感捧出一抹节物风光的彩色,时而为我打开一扇温润心灵的天窗。

这些有色彩有声音有气味的动感的美丽文字,生来就富有诗的灵性。走进诗的王宫,文字仿佛插上了神奇的双翅,拨动的是文字的弦,奏响的是动人的心曲。似乎有某种意味凝结在文字符号上面,产生某些幽远的联想或丰富的想象,甚至有某种情思的波动。足以产生遣使文字的快乐,回味无穷、驰骋遐想,让逸致的情趣把思想的触角伸向历史,伸向高空。

在人类古老的长河中,汉字是唯一能够让书写成为形声义兼具的艺术。篆隶楷行草,或刚劲如松,挺拔如峰,或凝滑如脂、轻柔似水,或奔放

墨香诗韵汉字来

■白恒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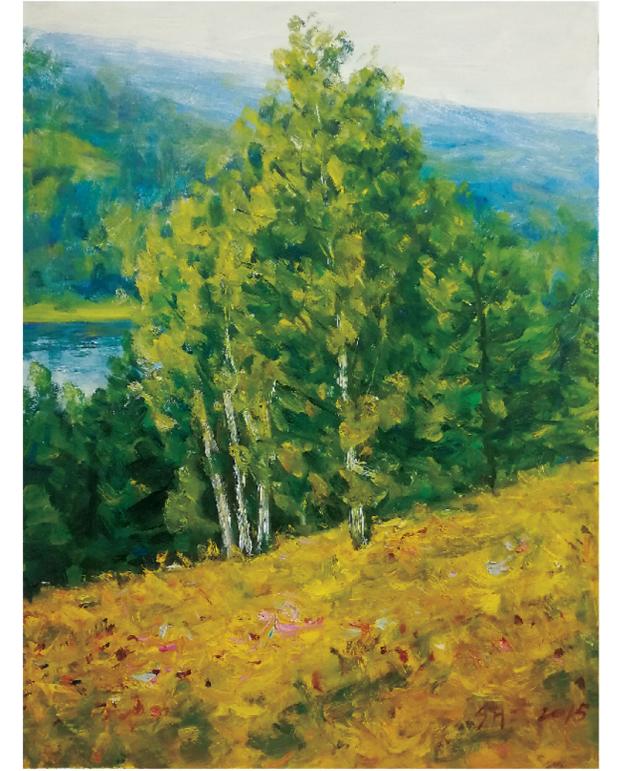
逸、龙飞凤舞,或柔曲如画、清亮如溪。只要书者展开独特的智慧和想象的天地,便能生发出无穷无尽的变化,灵动纵横,逸笔华彩、意境悠远,任你尽情飞翔与驰骋。

用汉字氤氲满室,在墨香中徜徉情思,本来就是一次惬意的生命之旅。那里有睁开心灵的眼睛,有张扬个性的天空,有清风白云的风景,有情感荡漾的溪流,有哲理纷飞的细雨,有舒展思想的双翅,有驰骋才情的家园,有沉淀浓缩的人生。

行千里路,吟百卷书。无论经历怎样的内心波澜,都没有让我辍笔释卷;即使命运从不发芽,也不惋惜千百次播种千耕作;即使花朵结不成果实,也不遗憾千百次凋零落寞。几斗载发奋苦读,宵旰勤学,可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淡淡的书卷香,有着难以言说的美妙,能让我流连半晌;唯美的小诗文,饱蘸岁月的笔墨,吟唱着心情的阴缺晴阳。这是一种独特的享受,使人睿智快乐;这是一种不尽的力量,催人蹄疾奋发;这是一种恬淡的芬芳,让人心痴陶醉。

循着“文心雕龙”的泉流,凝望“诗与远方”的旖旎,伸出双手,握一缕清风,携一抹流云,抛去心灵的负重,记取岁月的阳光雨露、流年的风雨雪霜,释放自我,畅然心扉,品出东方神韵,道出家国情怀,让笑容洒脱而恬淡,让追忆凝为诗意。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文字总是令我拥有别样的内心,丰富广阔,湿润柔软,坚韧刚强,迸发出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更能够以更加从容泰然的姿态应对九曲回肠的人生。文字永远都生长在我心灵的深处,沐浴在情感的风中,像一直燃烧的灯火,照耀着我的心路历程。



新时代之歌

北京的春天,阳光明媚,万物复苏,泛着绿意的“小生命”正带着泥土的芳香钻了出来。在解放军第302医院喷泉前,大病初愈的“蓝盔勇士”梁晓明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鲜活的泉水正由下而上美丽绽放,大自然的一切都好像迸发出新生的力量。

在刚刚过去的1个月时间里,梁晓明的人生发生了一次惊天逆转。在半个半途中,跨越了一段万里之遥的特殊之旅,面对了一次生死离别的极限考验,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接力营救,感受了一种血浓于水的炽热真情。梁晓明庆幸自己还活着,他还想再次执行维和任务。

一

1999年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梁晓明,一直在解放军第161医院工作。现年41岁,已是医务处主任的他,总想干出一番事业。他认为:“军人就要有血性、敢担当,军人就要上战场、打胜仗。”2017年9月21日,机会来了。这一天,梁晓明作为中国第8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医疗分队队长,开始了他的非洲维和之行。在南苏丹第二大城市瓦乌,他带领医疗分队官兵,组建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简称联南苏丹)西战区的中国二级医院,为联合国维和分队及雇员提供医疗保障,同时对当地民众开展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南苏丹国内局势动荡,政府军与反政府军时有交火。作为维和部队的医疗分队队长,梁晓明深感责任重大。在瓦乌,危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有一次,维和营区附近的1号、2号难民营,为了争夺水源、食物和牲口,发生了小规模械斗,有18名伤员被送到医疗分队进行救治。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有的伤员身上竟还藏着锋利的长刀,随时都有可能到医院再次发生械斗。为确保安全,医疗分队官兵果断缴下他们的武器。

身处危险环境,梁晓明带领的医疗分队官兵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勇敢。在40多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下,要么在医院接诊患者,要么在任务区开展巡诊,医疗分队成为西战区联合国维和分队和雇员的“健康保护神”,得到联南苏丹西战区司令所罗门准将的高度赞扬。

上任之初,梁晓明看到医疗分队居住环境简陋,活动板房在风沙日晒下破旧不堪,待建板房的建材迟迟不到,于是,他往返于首都朱巴和瓦乌之间,积极协调联南苏丹和中国大使馆,终于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两次到城口,第一次为了写《红军长征过粤北赋》,第二次是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奠基和《红军长征过粤北赋》刻碑落成。与城口结缘,原因远在83年前秋冬之交,那些日子城口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是小镇有史以来最大最重要的事件。

1934年11月2日晚上,枪声突然响起,红军先头部队奇袭城口之战打响,当夜就拿下了这个湘粤咽喉之地。数万红军战士开始进入城口。这支部队从江西安远、信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进入广东境内南雄的乌迳,又到江西崇义震都至大余的五洞,第二次再由仁化入粤。部队在广东境内走了二十天,发生过几次小的战斗。城口是第二道封锁线的咽喉。在城口的战斗除了那晚的奇袭,铜鼓岭阻击战是最大最惨烈的一次。可以说,红军长征广东是第一征、第一程。

在河边街、正龙街,我看到了红军躺过的巷子,红军交通站旧址就在河边街上。巷子窄的两边,屋檐只留一线天,若是横躺,头和脚要抵着两面墙了。他们一定是顺着屋檐躺的。战士们不进老百姓家里睡,不去骚扰人家。他们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离我是如此近,像同处一个时空。某个时刻,就要触及到了,他们的一个脚步、一个回眸、一缕气息,我感觉自己不过是掉队的人。那一群人向着西边远去,望着西河岸的路,我陷入片刻的痴想。时间并非迷雾,时间其实

一片空透,我听到了脚步声、呼喊声,随之而来的枪炮声……

褐红的土,墨绿的林木,绕在山间的水内耀着靛蓝色的光,我与红军看到的山川都是一样野性十足。城口的东河发源于湖南汝城县三江口瑶族镇的九龙江和半耆水,西河则源于湖南边境的蕉坑和大麻溪河。红军先到东河再走西河,几乎走完全程。东河从半耆水开始,西河则从五里山、三里亭、两江口直到源头蕉坑。城口的岁月留在了古秦城上,上寨的马头墙、五里亭古道、红军标语、锦城温泉、拱北桥古榕树,都能读出时间的气息。

红军攻打城口是11月2日夜,离立冬还有6天。从当事者的日记里找到的是,那时正是寒冷的阴雨天气,红军占领城口两三日后才放晴。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一部攻打城口,一营战士有人深夜泅水偷渡。战士们蹬入冰冷的水中,没有人犹豫。部队城口休整,都是在街巷、桥上、榕树下、田间露宿,天冷得受不了,有的人就去温泉边取暖。有人在田间把禾草当草垫,翻乱了禾草,放一些苏维埃钞票在田里。士兵们宁可挨冻也不扰民。

11月7日拂晓前,红九军团战士在

祖堂坪集合准备开拔,这时城口镇上空浓烟翻滚,火星蹿上天空,街上有人家发大火灾。红九军团是殿后的部队,最晚一批离开,他们计划趁夜色向延寿开进。如果救火晚走,有可能遭到尾追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但老百姓家失火了,作为人民的子弟兵,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部队当即命令红三师八团两个营和军团部直属宣传队留下,一个营占领南北高地担任警戒,一个营和直属宣传队投入灭火。

老百姓从开始对红军躲,到主动来迎接,是红军的言行让他们深受感动。红军到城口的第二天,就有人给红军烧茶,有的为红军做饭、杀猪,有的帮助料理伤员,有18人给红军带路。在马奢村,13位红军伤员掉了队,村民就给他们送饭送水,还找来了药,伤员离开村庄时又帮带路。青迳大水村李德林,秘密护理一位红军伤员二十多天,国民党部队四处搜捕红军伤员,眼看藏不住了,他才把他转移到汝城的老虎洞养伤。红军经过红山镇小典村三天三夜,有两个伤势严重的红军倒在村边,虽然村民精心护理,最终因病情过重而牺牲。村民把红军战士安葬在桥旁边,村民张求兴、张志高等为红军守墓,八十多年

